

短篇經典文庫

李洱 著

李洱

六短篇

海豚出版社



短篇經典文庫

李洱

六短篇

李洱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洱六短篇 / 李洱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 6
(短篇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10-2091-8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4175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策 划: 林建法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680毫米×950毫米)

印 张: 6.625

字 数: 81 千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091-8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I	暗哑的声音
35	儿女情长
70	林妹妹
113	堕胎记
157	错误
172	故乡

喑哑的声音

每个星期六，孙良都要到朋友费边家里去玩。费边家的客厅很大，就像一个公共场所，朋友们常在那里聚会。他们在那里闲聊、争吵或者玩牌，有时候这三者同时进行。赌资不大。打麻将的话，庄家自摸，顶多能赢个五六十块钱。朋友们都是脑力劳动者，赢钱不是他们的目的。费边的邻居小刘，在公安上做事，他也常来费边家串门，而且每回都能赢。孙良他们一开始对小刘存有戒心，后来看到他也是个有趣的人，并且能带来许多有趣的话题，就把他也当成了朋友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小刘很少插话，他不关心那些知识界的事。可小刘一说话，他们就不吭声了，小刘是行刑队的副队长，他讲

的许多事，只有低级小说里才有。这帮朋友不屑于看低级小说，可他们愿意听小刘讲那种故事。

这个冬天的星期六，下午五点多钟，孙良穿上大衣，围上他那条鼠灰色的围巾，就出门了。在家属院的门口，他看见几个妇女围着一个卖芹菜的老人在说着什么。他往前凑了凑，想看看她们究竟在于什么。他的妻子也在那里，她手里已经有了一把芹菜，但她似乎还没有回家的打算。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，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，好像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，所以她穿得比那些女人都要厚一些。她把芹菜递给孙良，孙良接过芹菜，又上了楼，把它送回了家，然后他就从家属院的后门走掉了。他手里有后门的钥匙，这是个秘密，连看门的师傅都不知道。

他赶到费边家的时候，已经将近七点钟了，主要是在街上吃烩面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还好，这一天，别的朋友来得比较晚，他没有耽误谈话，也没有误掉牌局。费边刚吃过

饭，正钻在书房里，在电脑上打着一首诗。费边告诉孙良那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而是一个叫曼德尔斯塔姆的俄国诗人写的。费边有这个习惯。他喜欢把他读到的好诗打到电脑上，然后整理成册。他对孙良说，他现在并没有荒废诗艺，还在抽空写诗。“你看这诗有多好，好像是我自己写的一样。”费边说着，就朗诵了起来：真的能颂扬一位死去的女人？她已疏远，已被束缚，异样的力量强暴地将她掳走，带向一座滚烫的坟墓。

“好诗，”孙良说，“给我打印一份出来，我回家再慢慢欣赏。”费边正在打印的时候，又有一个朋友进来了，费边就又打了一份。他们一人拿着一份诗稿，坐在桌前，等着凑够四个人。费边说他之所以觉得这首诗好，是因为他以前也真心地爱过一个女人，可她后来死去了。孙良和另外那个朋友就默不作声了，以示哀悼，其实孙良知道费边所爱的那个女人并没有死去。费边一直爱着他的前妻，而他的前妻却嫁给了别人，他

现在其实是在咒她。

等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别人来。那个朋友就走了。他刚走，小刘就来了，但还是凑不够一桌。小刘看见桌上扔着一份诗稿，就拿了起来。他看了两行，就把它扔到了桌上。他说，他其实可以把儿子叫过来顶替一阵，他的上小学的儿子打麻将是一个天才。他说，这就跟学棋一样，学得越早，打得越好。费边忙说算了，不能让孩子学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费边的同事来串门了，他说他不会打牌，小刘说，只要坐下来，没有学不会的。后来，他们才知道此人是个高手，漫不经心地就把他们赢了。

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小刘这次怎么打都不顺手，只要他坐庄，那个人肯定自摸。小刘平时赢惯了，没见过这种阵势。他不停地讲着他知道的那些低级故事，想以此转移那个人的注意力。费边的那个同事，大概也猜出了小刘的心思，就不愿再赢了。小刘以为是自己的讲述奏效了，就一个接一个地讲下

去。后来，他就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个案子：郑州的一个小伙子打电话给济州交通电台爱情热线的主持人，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女孩，他已经让女孩怀孕了，可他突然发现女孩又爱上了别人，他问主持人，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主持人说，你先要搞清楚，对方是不是真的变心了，在搞清楚之前，不要随便瞎猜疑。主持人还说，你一定要相信对方，去和对方心平气和地交谈一次，再打电话过来，共同商量个办法。小刘说，那个小伙子去和姑娘谈了，姑娘说她确实爱上了别人，小伙子就给主持人打了一个电话，可是电话一直占线，小伙子一急，就把那个姑娘杀了。杀了之后，他把责任推到了那个主持人身上。说到这里，小刘又和了一把。

孙良是济州人，对和老家有关的事，他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。小刘说他也喜欢听那个主持人的节目，说着，他就把费边的收音机打开了。他调试了一会儿，接着他们就都听到她的声音了。她的声音有点疲惫，好像还有点伤

感。这时候，小刘又和了，他随手关掉了收音机。他的妻子给他打了传呼，让他回去，再干扰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了。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。这一天，孙良没输也没赢。

这一年的十一月底，孙良应邀到济州讲学。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刚当上济州师院的教务主任，想在校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，托孙良在郑州联系几个名人到那里讲讲课。已经有两个人去讲过了，他们回来说，济州发展得很快，都快超过郑州了。还说，那里的师生虽然笨一点，但求知欲很强，很崇拜有真才实学的人，让人很感动。“你的老家还是很有希望的。”那两个人对他说。现在轮到孙良自己去了，他想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一下故乡的变化，同时也看望一下自己的伯父。他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，伯父到杭州出差，曾专门拐到上海看过他，还给他留下了五十块钱。当时，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够他花上两个月的。

坐着老同学派来的林肯牌轿车，走高

速公路，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济州。进入济州境内，他的眼睛就望着窗外，看公路边的那些麦苗、沟渠和麦地里的农人。农人们在清除地里的杂草，当他们伸起腰来的时候，几只乌鸦就飞了起来。看到这种情景，孙良有点激动。他想下车到麦地里走一走，和他们说几句话，听听乌鸦翅膀扇动的声音。可一想到麦地里的那些湿泥会把他的皮鞋和白色的袜子搞脏，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。再说了，高速公路上也不准随便停车啊，他想。

他在济州讲了两天课。既然师生们喜欢听那些热门话题，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已接近尾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。他讲的时候很动情，讲完之后，有许多学生围上来要求签名，购买他带来的自己的论文集。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，他按半价卖给了他们。不过，他给老同学的那一百本，可是按原价给的，因为那是给学校图书馆的。他问这一百本要不要签名，老同学说你省点力气

吧，前面那两个人我也没让签。孙良说不签也好，我的手都签酸了。

讲完课的当天晚上，他的老同学来到他下榻的济州宾馆的三二四房间，说院长明天请他吃饭，并交代他见到院长该说些什么，

“我们的高院长其实是个政客，现在还兼着副市长，此人喜欢附庸风雅。”孙良说：

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，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鸟人。”

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把下午卖书的钱整理了一下。漂亮，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块钱的收入呢。他将“请高院长斧正孙良”几个字反复练了几遍，然后把它们写到了书的扉页上。忙完这个，他就到楼下的小院子里散步。这里处于闹市区，周围的嘈杂更衬托出了这里的幽静。据说中央的领导人每次来济州视察，也都是住在这里。那些低矮的仿古建筑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确有某种迷人之处。它们仿佛和历史沟通了起来，并和现实保持着距离。他看到这里的一些

女服务员也很漂亮，她们说的不是济州话，而是标准的普通话。他倒很想听听济州话从那些漂亮姑娘口中说出来是什么样子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乡音就是回忆的力量。

一个女服务员也在外面散步，她耳边举着一个小收音机。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，孙良闻到她身上有一种泡泡糖似的香味，他还听到了一种比较耳熟的声音。服务员听得很入迷，没有注意到孙良跟在她的身后。后来，她在一株悬铃木旁边停了下来，抱着那个小收音机，小声地哭了起来。

回到房间，孙良一直想着他在悬铃木树下看到的那一幕。他基本上看清了那个女孩的脸，看不清也不要紧，在一群女孩当中，他保证能把她挑出来，因为哭过的女孩子，眼睛会像小兔子那样发红。他相信自己能够把她带到房间里来，抚慰一番她那伤感的心灵。是啊，来济州仅仅是讲讲课，确实有点太单调了。

在对付女人方面，孙良虽然谈不上是个

高手，但也屡有斩获。孙良知道自己的性格中有某种轻松的东西，很讨女人喜欢。过了三十五岁之后，他感到自己的外貌、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那种轻松的东西依然存在，但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——主要是沉稳，以及沉稳中蕴藏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因素。沉稳有沉稳的优势，能给女人一种可依赖感；难以捉摸也有它的好处，能增加诱惑力。他确实有过不少艳遇，对这一点，孙良不像一般人那样抵赖。他乐意把其中的一些故事说给朋友们听。他很会剪裁，故事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，在讲述的时候，他都顺便略去了。他不愿给生活抹黑，不愿让大家对生活失去信心。他想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起码应该让朋友们感到生活是简单而有趣的。

他又走出了房间，这一次他没有到院子里去，他只是挨着楼梯去找那个听收音机的女孩。他尽量做出一副悠闲的样子，在楼梯上走上走下。他手指间夹着一支烟，可他并不点着，因为楼道里铺着地毯。后来，他

看到二楼的服务台有一个小收音机在独自响着。他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，顺使用放在服务台上的一把指甲刀，修剪了一下指甲。再后来，他就把那个小收音机带回房间。当然，在带走之前，他在那里留下了一张条子。上面写着：我想听听新闻，把收音机带到了三二四房间。他本来还想说明自己是高副市长的客人，但一想到那样做有点庸俗，就免掉了。

当女服务员来到他的房间的时候，他已经给电台的那个女主持人打通了电话。他捂住话筒，很有礼貌地问服务员，这个收音机能不能借给他用两天。说着，他掏出一张印有领袖头的钞票放到了一边的茶几上。他不想让那个女孩子有被污辱的感觉，所以他又捂住话筒说，“钱先拿去吧，我明天会给你作出解释的。”接着，他就听到自己对着话筒又说了起来。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即兴表达，当然其中要有一些必不可少的间歇。在这陌生的故乡，星光在窗外闪烁。他斜躺在床上，边听边讲。他慢慢

讲得流利了起来，他感到自己的声音，从容而优雅，寂寞而自由。

后来，当他放下话筒的时候，他借助停留在耳边的声音，在脑子里描绘着那个女人的形象。他想起不久前在费边家里的那场牌局，想起小刘的讲述。他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，讲课是次要的，是这个女人在冥冥之中促成了他的故乡之行。

“这大概是一次轻松而迷人的猎艳。”他想。一想到她将要被他斩获，他又觉得那个女人真的是有点不幸，他都有点可怜她了。这么想着，他取出了几粒速效利眠宁，用温开水灌了下去。他拉开窗帘，凝望了一会儿星空，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。接着，他就感到睡意如期而至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到了济水公园，在一个儿童滑梯前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他刚好把椅背上用油漆喷成的卡通画挡住了。他随手翻阅着别人留在长椅上的过期的电影时报。在等待中，他将报缝也看了一下，那上

面有医药广告，还有电影预告。预告的日期表明，电影还没有在济州上映。他不时抬头看一下门口。很少有人进来，偶尔进来一个，也是上了年纪的人。那些像我这样的闲人大概都还没有睡醒呢，他想。他看着脚下干枯草皮上的白霜，看久了，他的眼睛就有点发虚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竟然将地上的一个纸团当成了一只鸟。

那个女人迟到了二十三分钟。一看到她走进那个门，他就知道那就是她。他站了起来，向她摇了摇手中的那份报纸，但他并没有上前迎接她，只是她走近的时候，他才往前走了两步。

公园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那些越老活得越认真的人们，扯起电线，拧开录音机，练起了气功。他们只好另找个地方。他们过了一座小桥，绕过了一座假山，终于又找到了一个长椅。在他们走向那个长椅的时候，孙良对昨天晚上说过的话已经作了必要的补充。他说，他是应高市长的邀请来济州讲学